

筆記小說大觀

集

湧

明朱國禎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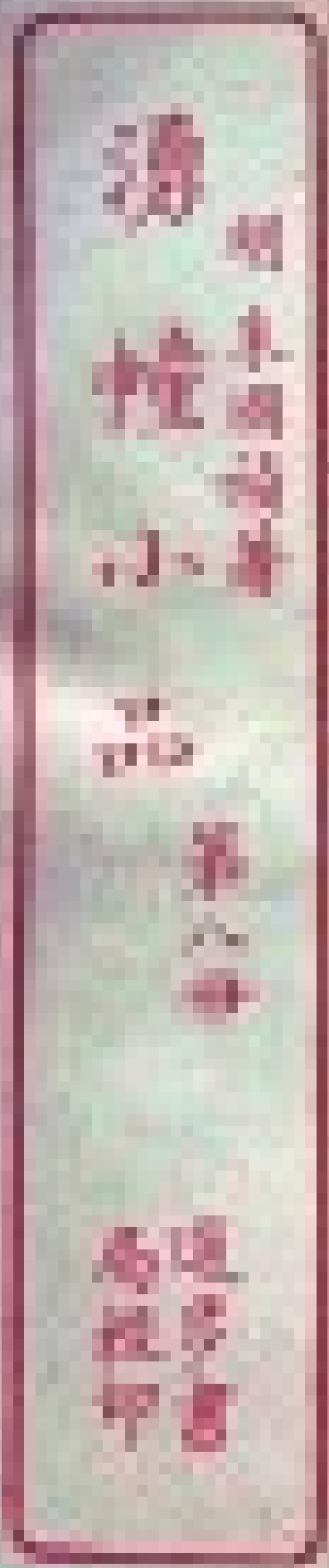
幢

小

品

第八冊

進步書局校印



Vertical text or markings,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text is faint and difficult to decipher, but appears to be arranged in a vertical column.



湧幢小品卷之十九目錄

祀神第一

大社取土

朝天宮

城隍 三則

景惠殿

帝王廟

堯廟規制

孔廟

祭用常服

不領祠祭

許廟祭田

螺磯

薩法官

符神

飛天神

鍾葵

猿仙神

霍廟池水

舞陽侯

衛公生日

河神 三則

石像

荷石

老父指路

神鬼所護 二則

詩鎮



劉忠宣免難

陸莊簡風火

濟風救難二則

神人救厄二則

辭清成靈

黃冠授藥

神示

神儆

斷獄

却羨

王春元

青衣持檄

易榜

焚像

心計得情

井神

竹神

石鹿神

保障為神

石谷為神

神燈廟

丹臺記

神惠記二則

神術

蔣侯授矛

朱書

假神

假妖

精爽七則

役鬼

鬼報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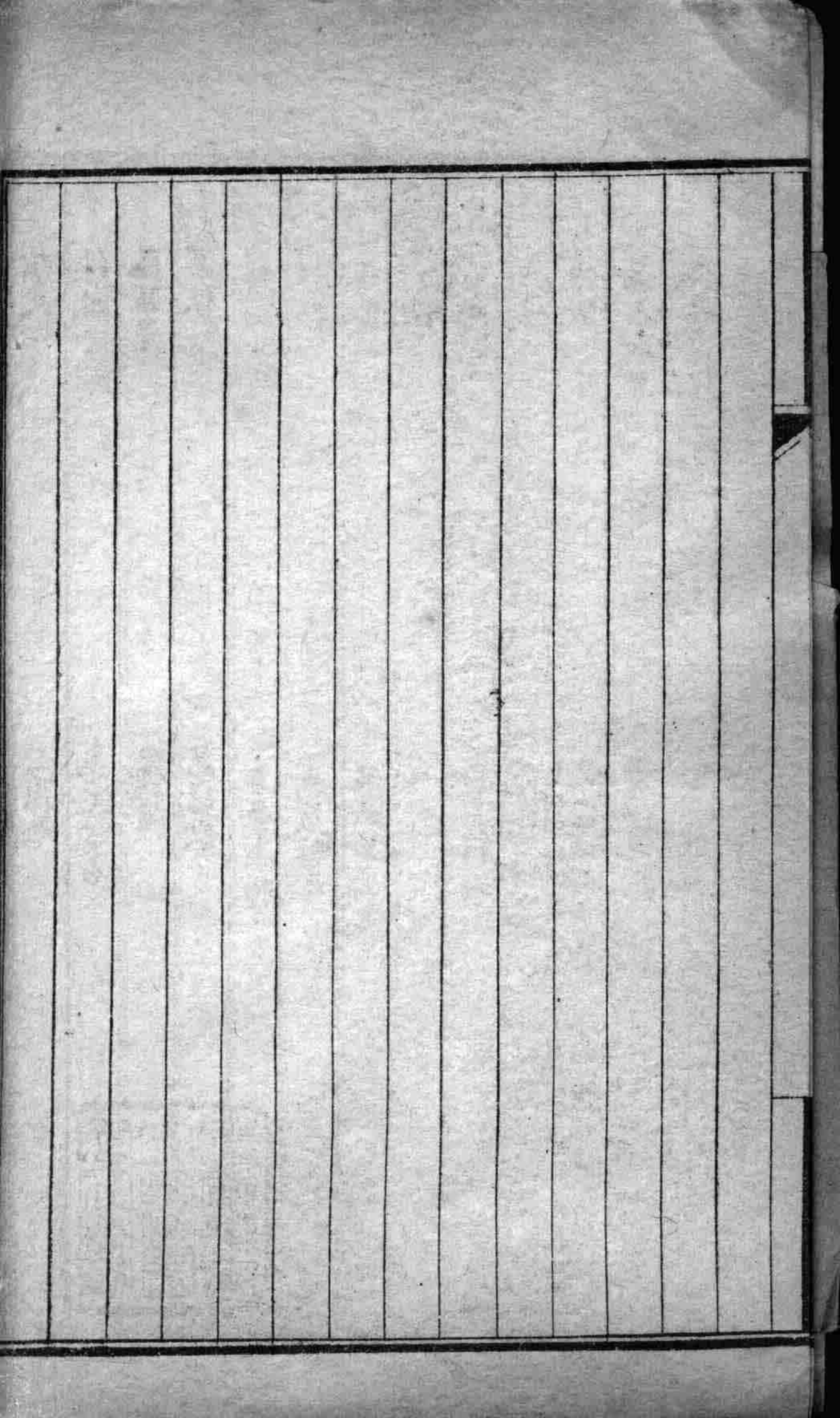
冥獄

避正人

鬼道姓名

鬼怪

冥司獄



明湖上宋國禎輯

祀神第一

太祖最虔祀事。到任須知冊。以祀神為第一事。今官府莅任。吏人先投須知冊。仿此各神俱存本號。而後代況加之稱。悉皆撤去。為之一清。其不入祀典。而民間通祀者。聽前代有毀淫祠者。而太祖有舉無廢。蓋重之也。御製冊序云。五經四書。有志之士。固已講習。即繼曰。此書羸俗。實為官之要機。蓋嚴事神明。推崇經術。其聖不自聖如此。

大社取土

洪武四年五月。立大社廟於中都。命工部取五方之土。築之。應天河南進黃土。浙江福建廣東西進赤土。江西湖廣陝西進白土。山東進青土。北平進黑土。天下郡縣計三百餘處。每土百斤為率。仍取之名山高爽之地。世傳張士誠築王府基。取三興土為之。嘉興長興直興與此相似。然張以便身。太祖以事神。築基之土必多。太祖以百斤為限。此興亡所由異也。

朝天宮

兩京皆有朝天宮。事天禮神。並為習儀之所。南建於太祖。即治城舊址。景陽樓在其左。二門外紆道屈曲。最可喜。北則宣宗八年始卜築於阜城門之內。宮成有景星之瑞。其規制宏亮。勝於南。而雅秀則不及。嘉靖中陶真人請重修。輝映益加於前矣。

城隍

北京都城隍廟中。有石刻北平府三大字。此國初舊物。一老卒云。其石長可丈六尺。下有城隍廟三字。既建北京。埋而露其頂。埋矣。又露。不知何意。儀門塑十三省城隍。皆立像。左右相對。其香火甚盛。每歲順天府官致祭。府尹可以配都城隍。則布政可以配省城隍。勢位略均。而一坐一立。何居。豈幽明少異。而儀門所塑。或者後人附益。非經禮部考訂者耶。

再思在外府州縣。皆有城隍廟。並不聞有各省城隍廟。即如江西城隍為灌嬰。亦相傳舊說。前朝及國朝。亦未嘗祀之為省城隍也。然則都城隍者。乃都城之城隍耳。豈如都御史都指揮之云乎。其位次亦可辨矣。

洪武二年。應天開封。臨濠。太平。四府。滁和二州。城隍皆封王。正一品。各府封公。正二品。州為侯。正三品。縣為伯。正四品。應天。宸冕十有二章。開封等五府。州及各府。九疏九章。州縣七疏七章。王矣。公侯伯矣。仍遞其品。章服各異。似不可曉。豈幽明各異。獨加崇重與。

景惠殿

太醫署中。故有三皇小像。醫令以使宜奉事。世廟從侍醫之請。作景惠殿。令大臣春秋主祀事。殷崇川士儋為尚書。用侍郎王希烈議。上疏謂三皇繼天立極。而列醫師之中。于禮不協。請撤祠。進歷代醫師于一堂。院使以少牢行禮。報可。

帝王廟

歷代帝王廟。塑像精巧如生。光武恂恂有儒者氣象。餘多雄武可畏。嘉靖中。虜患甚棘。修撰姚淶題黜元世祖之祀。其言曰。虐浮于犬戎。狡深于劉石。貪劇于契丹。暴過于女直。給事中陳棨亦主此說。上疏堅請。且謂太祖存其像祀。乃開國諸文臣劉基等。中元進士。受其豢養之恩。彊假元以帝統。謬與元以帝祀。以掩其初仕元之失。又謂北虜方橫。祀胡虜之君。何以禁胡虜之侵。看來元世祖大有好處。趙氏子孫不

殺一人。舊臣多所錄用。即文丞相逃真州。再就擒。延至數年。以星變方就僂。其餘善政種種可錄。豈非夷狄之聖主與。太祖祀之帝王廟。又立廟于北平。歲時致祭。追順帝之謚。封崇禮而歸之。每曰朕元布衣。又曰朕父母為元百姓。受其養育。吁。此豈腐儒所能窺哉。二公彈不得。太祖便彈劉中丞。嗟乎。仕於元者。豈獨一中丞。中丞亦何戀於元而。世宗方議禮。大有改革。又憤虜橫。議行。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堯廟規制

帝堯廟。在平陽府汾水西。後徙於東南。唐顯慶中。徙府城南。有地七百畝。屋四百間。中為文思殿。前為賓穆門。左祀老子。右祀楚霸王。後祀玉皇。總曰光澤宮。正統中。左布政石璞。郡守萬觀。以左右二祠。不合經典。撤去之。左祀舜。右祀禹。易玉皇閣為執中閣。顏堯殿曰廣運。門曰俊德。協和。舜殿曰重華。門曰玄德。禹殿曰文命。門曰祗德。增屋五十二。廊六十八。合為三聖廟。已更執中閣為殿。而于堯殿前為閣。顏曰先天。最為雄毫。於是規制大備。冠于西垂。然前人祀老子。猶曰孔子嘗問禮。西入流沙。不甚悖也。至霸王入秦。坑卒縱火。一猛悍武夫。而與老子分東西。且上配帝堯。不已甚乎。石公之改正。足洗千古之陋。方議興工。一夕大風拔木。積廡下。皆棟梁材也。人咸

神之

孔廟

兩京孔廟各見志書中。萬曆二十八年。始易以琉璃。從司業傅斯德之奏也。曲阜廟。崩于魯哀公十七年。漢魏唐宋代有修飾。至金皇統夫定間。制乃大備。元凡三修。本朝洪武初。改建國學於鷄鳴山下。即六代樂遊苑。故亦戰場也。分為二。東則小教場。西則學。基。學舍隙地種菜。佐飲食之用。五年。文廟成。上視學釋菜。七年。詔司府州縣衛學。通祀孔子。衍聖公賜誥如一品法。頒大成樂器于天下。舞用八佾。永樂十四年。撤其舊而新之。以後歷朝。登極遣官致祭。成化中。加籩豆十二重。建正殿。恢為九間。樓閣門廡皆廓其制。弘治十二年。廟災。學士李傑祭告。發帑金十五萬。守臣重修。十七年。告成。大學士李東陽致祭。庚子春。余得恭謁。簷下皆盤龍雲花石柱。壯麗精緻。目所未見。入廟。清肅莊嚴。遠非佛宮可擬。相傳費至三十萬。萬曆己卯。撫臣趙賢重修。甲午。撫按鄭汝璧。連標等。復開甕城重門。以闢神路。

祭用常服

歷代忠臣廟。皆府尹致祭。凡祭必用祭服。獨此用常服。想當時請旨未下。府官草

草行事。遂以為例。今當改正者。

不領祠祭

京師諸祭。皆領于祠祭。惟壩上馬房。別自建祠。以元旦冬至。聖節。遣內侍主祭。光祿寺具品物。不領於祠官。

許廟祭田

許遠字令威。世居鹽官洛溪里。許之後有名忠者。藏其譜。今見存。并新其廟額。祭銀八兩。後減三之二。及括祭田。故所優以輕折者。並罷去之。萬曆十二年。忠訴於縣令陳某。為請于兩臺。得復。

螺磯

蕪湖江心有磯。磯上有祠。祠孫夫人。曰螺磯。甚有神靈。孫夫人至此磯。聞先主崩。掩哭自沉。又曰。孫劉有卻。夫人歸吳。舟棹磯下。不忍見仲謀。遂劫于此。夫人真烈丈夫也。蜀既不傳。吳亦遂諱。宜其為神。血食萬世。郭青螺權蕪稅。並塑先主像。改曰蜀望臺。

薩法官

建陽縣橫山王廟甚靈驗。遞歲鄉人祭賽必用童男女。否則疫厲隨起。宋紹興間。薩守堅入閩。至建陽。是夜橫山王托夢。朱文公曰。廟久為蟒蛇所踞。遞年祭祀。渠實享之。今薩法官欲罪我。而重譴之。微惠先生一言為救。文公夢中問之曰。法官安在。曰。寓關王廟。施藥。次日往廟中。果有一道士。詰其姓名。曰。薩某也。文公具白其事。薩曰。先生說關節耶。姑免。完。比歸。則廟已燼矣。惟有一大圓石鎮其中。今人呼為飛來石。是夜文公又夢曰。葉家救矣。亡以為謝。此去護國寺。風氣甚聚。可為宅兆。君其世世獲福。宜急圖之。後文公議建學其間。即今學基是也。

符神

符堅死于新平佛寺。見夢于寺主摩訶曰。改為吾宮。則已。不則盡殺居者。果死疫相繼。因共改寺為廟。遂無復疾疫。正月二日。民競祠以太牢。號曰符家神。

飛天神

嘉州開元觀。後周所創。本名弘明觀。隋大業末。方建大殿。殿西塑飛天神。王像坐高二丈餘。坐二鬼之上。初。道士呂元藻。數夕夢神。從空直入。其形接天。遂為此像。隋末多事。不果就。然靈應則多矣。太和中。杜元穎鎮成都。時南詔侵沐源川。分道而來。掩

我不備。欲取嘉州。去州四十里。寇忽大驚奔潰。州境稍安。有得夷人覘候者。乃言本欲徑取嘉州。忽旗幟徧山。兵士羅立。有三五人。金甲持斧。長二三丈。聲如雷霆。坐二鬼之上。麾兵士直進。蠻遂驚潰而去。是日蠻酋死者三人。始知為飛天神陰兵也。自是郡中祈禱無虛日。有人將下峽。乞福於神。瞿塘水汎波濤甚急。同行之舟皆損失。其人甚懼。見神人立於岸。如飛天之狀。使二鬼入水扶舟。舟得無恙。開元觀之名益著。觀在層岡之上。下眺城邑。俯視江山。二水迴瀾。衆峯環抱。為郡中之勝。舊有高閣臨崖。崇樓切漢。制度宏巧。遠近稱之。久而摧壞。官收其材用之。餘者為馬廐。有門扉。制古且堅。無絲毫朽蠹。置之木棧之旁。既而有光炯然可鑒。以其為怪。棄而不用。遷於紫極宮。玄元殿內。有小赤蛇蟠綴門樞之上。累日不去。涉旬之外。不知所之。

鍾馗

鍾馗之義。筆叢言之最詳。且不止堯鍾葵而巳。隋時又有喬鍾葵為大將軍。大約辟邪之神。隋唐以前。往往取佛僧鬼神為名。葵馗音同。雜出。俗畫鍾馗戴軟角巾。便有開元進士之說。

猿仙神

韓苑洛為浙江僉事。王鎮守諧之。被逮時。山東魯橋有廟曰核仙神者。能預言人禍。福官校孫百戶等謁神。且布施。神一見。即曰。汝輩非拿韓僉事者乎。眾曰諾。神曰。韓大好官好人。浙江民以青天呼之。王鎮守無天理也。我近日常來自京。料道部寺無一人不惜其枉。世界如翻餅。時當不久。此人異日當大用。爾輩可小心待之。眾應曰。不敢。神怒曰。張某狡猾無狀。不念爾六歲驚疇子兒乎。張股慄叩頭。蓋張年六十餘。始得是兒。項短而遇韓無禮。故神言之。張大驚。挾其曹致賀。自是待韓愈恭。而張某尤甚。

霍廟池水

御史閻睿行邊。經祈連暮宿山下。夜分聞金鼓聲。比曉雪滿地。詢諸左右曰。山徑冰滑。霏雪馬不可度。山後有霍將軍廟。入廟祀之。廟下有池出水。若榴梨瓜果狀。眾咸奇之。

舞陽侯

樊噲原武康縣人。從母李。嫁於沛。遂為沛人。今縣有舞陽侯廟。甚靈應。

衛公生日

安吉州李衛公廟。初在孝豐玉磬山陽。上方寺前。宋乾元年間。風雨暴作。廟移於山之東。即今址也。熙甯甲寅。隕石於廟之東。嘉定己卯。隕石於右廡下。元泰定乙丑。隕於左偏。棟宇像設。一無所損。若避之者。成化辛丑。復隕於後殿。損楠之楹。弘治初歲。大旱。邑令譽神禱雨。雨隨興至。須臾霑渥。癸亥夏。旱且酷熱。禱於神。神額有汗如珠。拭之復汗。雨亦隨應。初神微時。射獵霍山。投宿朱門。遂有乘龍行雨之事。則神之靈異。其來也遠矣。每八月十八日。相傳謂公生日。衆先期釀金。寘酒酣宴。演扮先代人。物。鼓吹歌唱之聲。晝夜不絕。謂之李王會。

河神

金龍大王。姓謝名緒。晉太傅安裔。金兵方熾。神以威曉。憤不樂仕。隱金龍山。椒築望雲亭自娛。咸淳中。浙大饑。損家貲。飯餒人所全活甚衆。元兵入臨安。擄太后少主去。義不臣虜。赴江死。尸僵不壞。鄉人義而瘞之。祖廟側。大明兵起。神示夢。當佑。聖主。時傅友德與元左丞李二戰徐州。呂梁洪。士卒見空中。有披甲者來助戰。虜大潰。遂著靈應。永樂間。鑿會通渠。舟楫過洪。禱亡不應。於是建祠洪上。隆慶間。大司空潘季馴督漕河。河塞不流。司空為文責神。河塞如故。會司空有書吏。以事過洪。天將暮。

遇伍伯。擒以見神。神坐廟內。詰問書吏曰。若官人胡得無禮。河流塞亦天數也。豈吾為此屬民。為語司空。吾已得請於帝。河將以某日通矣。若掌書不敬。當罰。書吏訴不得。受朴去。以告司空。已而河果以某日通。於是司空祇事神益虔。

石像

晉天福以前。有巧工來自雲川。見有石浮於水。歎曰。石豈真能浮乎。是必神使之然也。其夕夢一老人。揖而前曰。吾楚歷陽侯范增也。大功不成。邑鬱而死。未有主我祠者。附石以告君。君能留意。必有以報。遂取以為石像。奉香火。惟虔。煙隨風飛。直至蘭溪縣。止于苧峰之巔。邦人歸向。聚木石而成廟。題曰福祐。括蒼王淮詩云。關中夾鹿人爭逐。一去鴻門不可尋。千古英雄死遺恨。封侯廟食更何心。合第叶卷。陳孚之詩讀之。亦可悲矣。

荷石

邵仁安。睦之清溪人。貞觀初。與弟仁應俱隱蟠山。誦道德經。深得其奧。沒而為神。有巫何氏。虛譚禍福。惑人神甚。惡之。現形。以一木荷二大石。重各萬斤。至山之巔。折所荷之木。植于地。枝葉生焉。巫者驚走。人名其樹曰虬錫。立廟以祀。廟前有池。歲旱致